



春秋經傳類本卷十上

父母子孫兄弟夫婦師傳朋友親友忠良

服部文庫
117
202
13



117
202
13

春秋經傳類求卷十



常熟孫從添石芝

長洲過臨汾萊園

纂輯

歙縣吳騫槁夫校定

父母

事類

傳

襄二十六年宋公平殺其世子痤惡其父子相殘害○昭二十一年左傳宋元公惡華向華定

華亥與向寧謀逆劫之劫公祭外取大子欒景公與母弟辰公子地狂註辰及地皆元公弟林討辰地皆

大子欒兄弟以為質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哀二十六年左傳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也之子得邪公與祿得畜養也諸公宮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父母

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碻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之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左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純直之臣也惡州吁而厚石厚與焉惡州吁弑君之賊以厚大義滅親仲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親其是之謂乎合於古語大義滅親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胡氏曰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聩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三年胡氏曰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哀二十六年左傳司徒期衛聘于越為悼公聘悼公衛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忽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襄二十八年左傳蔡侯景歸自晉入于鄭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若不免必繇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凡人之所為如此者恒有子禍禍亂當起於父子之間三十年八月蔡景侯

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穀梁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謂交字為成童八歲以上也不就師傳父之罪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藥之義故累及之莊二十三年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夏盟于扈冬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夫時不孝甚矣○襄九年穆姜成公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隱元年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姜申姓武姜從夫謚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侯鄂謂之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武姜為段請於莊公欲以制邑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東虢死

焉特制嚴險而不修德鄭滅之

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

公順姜請使居京

謂之京城

大叔言寵異於眾臣

祭仲曰

今京不度非制也

京城大度不合法度非先王都城之制也

君將不堪

此言尾大不掉莊公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都之害

公曰姜

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早為區處使得其所

不如早為之所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

卒事也

而大叔命西鄙

鄭邊邑北鄙貳兩屬也

於已公子呂

鄭大夫曰國不堪

貳請除之無生民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

至于

廩延

鄭邑言子封公子

曰可矣厚

土地廣大

將得眾

公曰不義不暱

不義之人不為眾所

親厚將崩

厚而無基將如墻屋自然崩壞

大叔完城

繕甲兵具

乘將襲鄭夫人

即武將殺之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

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

以伐京

京叛大叔

段段入于鄆

鄭邑

公伐諸鄆

大叔出奔共

國也

寘姜氏于城穎

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

穎考叔為穎谷

即城穎之谷

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嘗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

我獨無

無母可遺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武姜尚在故疑而問

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

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及泉水之處

隧而相見

為地中隧道與姜相見

其誰

曰不然

誰教以此說為不然

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公羊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不如勿使與國政則猶全之也

儻二十四年左傳

推介之曰上下相家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隱三年左傳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曰厲嬀

嬀陳姓也

生孝伯早死其婦戴嬀

戴嬀

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莊姜無子故養桓公猶已之子

成十四年左傳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

既哭而息

既哭定公而止息

見大子

行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痛憤不能食故不納酌飲

歎曰是夫

賤者之稱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

夫吾不獲鱗

行之母弟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夫吾不獲鱗

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

昭元年左傳秦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寵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

子孫

事類

僖五年穀梁曰諸侯盟于首戴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王世子子也惠王太子鄭塊然

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

襄十一年胡氏曰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

宇○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惠公以仲子于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元年穀梁曰孝

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惡

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

小惠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楹穀梁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註桓宮不斥之謂之惡宮不言新宮而

謂之桓宮以桓見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 雖國之女惡 莊不子 莊將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夏公如齊逆女 ○文十五年胡氏曰公孫

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

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故著教也易曰

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文十六年毀泉臺胡氏曰先祖為

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

輕先祖之心 ○襄七年胡氏曰文子相三君忠於公室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

國之政 昭三十二年左傳昔成季友魯桓公之季子也有大功於魯立僖公

於文子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桓六年左傳取郟大禹于宋宋以鼎賂公

納于大廟周公廟 臧哀伯魯伯諫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僖伯諫隱觀

諫桓納為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君遠 邪之事 不忘諫之以德 其君 哀二十四年晉侯將

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

二寡君欲徵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臧賓如之子帥師會之取廬

卯終臧氏有後於魯

昭十二年經林註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昭十年左傳樂施高彊子良之子也來

奔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

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致還公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

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

猶及之難不慎也以見為人子喪夫人尾謂子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隱八年我入訪胡氏曰宣王以郵伯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鄭有無

親之心而政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僖七年左傳齊侯桓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

方物謂保官司各於齊受其鄭伯文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氏三族鄭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若齊君去此三族我以鄭為內臣以

事齊如齊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子父不好之謂禮若總其罪人總將領也子華好以

封內之臣為辭何懼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也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求因齊大國之力去三族而以鄭為齊十六年鄭殺子華

左傳莊二十八年重耳居蒲城僖五年公晉獻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

校言披以君父之命來伐乃狗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昭二十九年仲尼曰文

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以為盟主○文四年左傳註襄公

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文公子○成十年公會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傳晉侯景有疾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生立子為君此父

書晉侯其惡明而會諸侯伐鄭○襄八年左傳註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襄十一年

胡氏曰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左傳襄十五年晉悼

公卒十六年平公悼公即位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

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僖五年胡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一 子孫

五

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宣十五左傳初
魏武子魏犢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
之曰疾病則亂神昏吾從其治治命也

文十五年左傳宋華耦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辭曰臣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

公督弑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請承命於

亞旅上大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盟于洮左傳衛人

平莒于洮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

修文公之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經註鞅拒父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

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

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哀十七年左傳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

趙鞅為主言我實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請莊公來朝或使大子來朝以免我于罪不然寡君其自志

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莊辭以難大子又使極之極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

○左傳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名悼子甯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若能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逐衛獻公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能

納君掩其惡名則有光在十四年其父可以為我之子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餓也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即母弟為復使為已求反國子鮮不獲命於敬如敬如獻公及子鮮

受敬如強命不獲已以公命與甯喜言言復甯喜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悼子曰吾受

命於先人在二十不可以貳甯子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侯及大子角甲午衛侯

入

哀六年左傳吳伐陳楚子昭曰吾先君與陳有盟在昭十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

城父○成九年左傳晉侯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楚而縶執者誰也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鄭獻鍾儀使稅解也之名而弔之召鍾儀而問其族對曰冷人

樂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言稱先父之職官不肯本本父祖本業也○哀十七年左傳楚既寧安將取陳來

楚子惠王問師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葉公子高子高曰令尹有憾于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

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王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吉使帥

師取陳麥秋七月已邠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襄二十年左傳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與於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

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不能行其言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常公子燮莊公子求

從先君以利蔡求從先君從晉之利言以為蔡國之利不能而死與蔡人不相能而死於禍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昭三十年左傳吳周之胄裔也大伯仲雍周大王之子故為周之族胄遠裔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光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定十四年左傳吳

伐越越子句踐夫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足大指見斬還卒于陘去櫛

李七里夫差闔廬子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汝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左傳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魯陳不至闔廬事也故夫

差為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昭十七年左傳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鳥名官何

故也則何故以鳥名官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代少皞以來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桓九年曹伯桓公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註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射姑廢曹伯之命可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

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胡氏曰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昭十九年公羊曰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

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言消息得其節止許世進藥而藥殺時

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也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治止也

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未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胡氏曰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其未達不敢嘗故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粥嗔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

襄五年公羊傳註鄭世子者鄭前夫人之子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大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鄭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鄭世子如晉雖揚父之惡疑讞於晉救國之威莒將滅之可也

僖二十四年左傳初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惠后昭公奔齊在十一年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王所立廢也隗氏頽叔桃子子

周大遂奉大叔王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周禮王人御士廿二人將御之王曰先后惠后其譖我

何諫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公羊曰天王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不能事母故絕之言出

莊元年公羊曰夫人孫于齊念母也夫人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故貶莊二

年夫人姜氏會齊侯襄公于禚胡氏曰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墓下况於國君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徃乎夫人之徃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莊二十年夫人

姜氏如莒胡氏曰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

達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

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適不能防閑其母初會于
稷次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

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

傳失禮明故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閔二年左傳通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共叔

于武闈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哀姜懼討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

公請而葬之請其喪還者存○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殺祭傳註僖公之母成

為夫人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胡氏曰夫人者風氏也舉大事於始

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越禮之罪也僖二十二

年公伐邾取須句胡氏曰按左氏須句風姓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

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邾內經註須句

若顯史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三十三年公伐邾胡氏曰或曰伐邾至于再二

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

子孫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閔二年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乃越禮以尊其

義以報其怨曾是以為可乎○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穀梁曰惡宣公也

姪婦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註姜氏子亦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宣

不奉姜氏也不孤子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也緩帶者優游之謂上文直云姪婦者

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下文總言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樂之情皆實

賤之意等宣公為人君不尊養姜氏非緩帶之謂也故惡之

文八年左傳宋襄夫人昭公適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十六年左傳公子鮑昭公

文公美而艷襄夫人鮑適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閑乃助之施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

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昭公至于君祖母諸

祖母之稱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也去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使帥甸郊甸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襄二十九年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晉平公故治杞治理其地六月知悼子即晉合諸

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大叔即游見大叔文子衛大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

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諸姬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胡氏曰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王夏盟令行中國乎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枝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十四年左傳公衛獻出奔齊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曰有

罪若何告無余以巾說手柳理髮事先君言我事定而暴妾使余暴虐使我三罪也

○定十四年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名宋朝會于洮洮天子蒞饋獻

孟邑名于齊齊野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盍歸吾

父也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其色見天子啼而走曰蒯賁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臺天子奔宋

臺天子奔宋

襄二年前傳夏齊姜成公婦薨初穆姜成公母使擇美擯梓之以自為觀與頃琴

琴名猶言雅琴季文子取以葬取穆姜所為之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為婦之道將以虧姑以成婦今取穆姜之櫬琴以葬逆莫大焉且姜氏君之妣

也襄公適母故詩周曰為酒為醴進也界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祖妣則鬼神

降福季氏姜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成二年左傳齊侯頃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戰于鞏齊師敗績所辟女子使辟

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兵者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多

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王問

妻也子之石窆名

兄弟

兄弟

事類傳

隱八年胡氏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邑○襄三十年左

傳靈王崩僖括王僖季子 僖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 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焉周

逐成愆為邑 大夫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子周 大夫殺佞夫書曰天景王 殺

其弟佞夫繼註稱弟以 惡王殘骨肉罪在王也

宣十七年公弟叔矜卒穀梁曰其曰公弟叔矜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地

宣公弑子赤叔矜嘗非之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無所 至也與之財則曰我父矣織

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親親 言義足以厲不軌

○昭二十九年左傳公衍公為皆昭 公之生也其母僖出其初生時二母 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

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 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

公為公衍反 為弟公私喜於陽穀齊侯與之陽穀 昭 公私以得陽穀為喜而思於魯且追思失 魯之禍曰務人為為

此禍也始與公若 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莊三

二年公羊曰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名之於 陳也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

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子般莊 公太子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猶備備無 節目之稱得若

是乎牙叔 謂我曰魯一 父死子一 及 繼曰生一 及 繼曰及 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言隱公生桓 公及今君生

慶父亦當及之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有攻守之 器曰械 成 自是時牙實欲 自弑君兵械

不行爾已也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

後子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子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

之飲之無僂氏至乎王堤而死然則君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允隱而逃之使託

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閔元年公羊曰孰弑子般慶父也慶父弑君何以不誅

國獄有所歸歸獄僕人 鄭意樂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二年公閔 公薨公羊曰弑也孰

之慶父也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左傳共仲使卜鬪賊公 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路求共仲共仲慶父 共仲慶父○文七年左傳穆伯公孫 叔也娶於莒曰戴已生文

伯穀也其姊聲已生惠叔也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辭以戴已雖死其姊則

為襄仲即公子遷公孫聘焉久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

逆及鄆陵莒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諫公止之

惠伯成之平二使仲舍不之公孫敖及之還莒復為兄弟如初從之○襄十五左

傳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責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

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傳言獻子友於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胡氏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

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

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

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

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手桓十一年胡氏曰鄭莊公志

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

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臺突之際其禍潛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

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

私欲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子如楚三十年又將使子皙如楚

前年而和今又欲強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遂奔許子皮曰罕

使子皙奉使于楚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遂奔許子皮曰罕

子四子豐公孫同生三家本同伯有汰侈三家同出而伯故不免所以乙巳鄭伯及

其大夫盟于大宮祖盟國人于師之梁鄭城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鄭城之濱入以伐舊北門駟帶

子而之子子率國人以伐之皆名子產駟氏伯子產曰尤弟而及此子哲伯有皆吾

從天所與兄弟思等故伯有死於羊肆市子產綈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

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地

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胡氏曰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

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

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知明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哀十四年左傳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睦和

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宋辰責其薄也定十年弟辰出奔陳○隱十一年胡氏曰世衰道隱民彝泯亂若宋殤之馮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文十六年左傳宋公子鮒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親自桓鮒之曾祖以下無不恤也鮒言

宣六年公羊曰使諸大夫皆內朝晉內朝路寢庭也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成二年左傳孫桓子孫林還於新築四月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不入國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晉侯景許之臧宣叔逆晉師乞師先歸故且道之止為晉師向道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山名下齊侯頃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皆姬姓故言兄弟也來告曰大國謂齊朝夕釋憾於敝

宣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庶母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級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夷姜縊而死宣姜宣公所取與公子朔惠構急子拊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急子之妻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使者以先乘急子之醉而竊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洩故怨惠公以殺其所託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衛之羣公子惠公奔齊莊五年冬伐衛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納惠公朔也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諸侯抗王師納惠公以遠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胡氏曰殺其兄又逆王命○僖二十八年公羊曰衛之禍文公晉為之也文公逐衛侯成而立叔武衛侯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叔武衛侯弟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六月晉人復衛侯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者文公為之也胡氏曰文公使衛侯寬身無所兄弟相殘又曰衛侯得反而疑其弟

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彞滅天理其為罪大矣三十年胡氏

曰衛侯始歸而殺叔父再歸而及公子瑕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元咺立公子瑕三十年釋

衛侯衛侯使賂周顯治厘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適即公子瑕子儀瑕母弟是葛藟之不若隱十一年胡氏曰世衰

道隱民彞泯亂若衛侯鄭成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襄二十七年衛

侯獻之弟鮒子鮮即母弟鮒出奔晉經杜註衛侯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昭二十年盜殺衛侯靈

之兄輒穀梁傳註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目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隱七年胡

氏曰盜殺衛絜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

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陳光奔楚而稱弟襄二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三不念鞠子哀矣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隱七年胡氏曰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秦鍼責其薄也

昭十四年左傳楚子平使然丹簡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上國之兵於宗邱楚地且撫其民

詠歎也合親九族使屈罷簡東國之兵兵在國都之東者於召陵亦如之如然丹

襄二十九年公羊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

之同欲立之以為君

哀元年左傳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夫婦

事類

傳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胡氏曰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

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

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方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

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經社註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

朝其朝其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

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僖二十三年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姜有馬二

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以齊為可安從者以為不可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將行謀於桑下蠶

妾姜氏育蠶之妾在其上適采桑在其上而聞其謀以告姜氏重耳姜氏殺之而謂公子

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人

與安已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醉重耳以酒使從者載之而去○狄人伐廬咎如

赤狄別種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重耳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趙衰生盾

二十四年左傳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文公請媵

盾與其母子餘趙衰辭姬曰得寵寵新寵而忘舊舊愛何以使人何以使人心探服必逆之固請許

之來叔隗與盾來歸至晉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嫡妻為內

而巳下之○僖三十三年左氏曰初臼季晉臣使過冀晉邑見冀缺即祁耨也

也苗其妻盭口饑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知其賢乃與俱歸晉國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必有德德以治民唯有德者可以治民若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郤錡郤缺郤犇害伯宗疾害伯宗之賢譖而

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盜賊而盜賊每憎殺之民惡其上上人非

下民而下民每毀惡之子好直言必及於難直言非有約於禍難而禍難每隨及之○昭三年左傳韓須韓起如

齊逆女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有寵於晉侯平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

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通夫禮送少姜執諸中都晉邑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列也言送女

班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逆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

左傳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孫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厲

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鞮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

欲辭定姜定公夫人曰不可言不可不受林父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也大國又以為請

不許將亡遠大國必見伐故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而宥宗卿宥宗卿則為宥宗卿

宥宗卿宥宗卿則為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孫林父位

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曹曹共公聞其駢合脊也腋也腋下肋

合幹駢骨體也助骨合比非赤體不可見故欲觀其裸浴薄也而觀之何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僖負羈曾大夫

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相為傅相夫子謂重耳必反其國復反

君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自別異焉

乃饋盤飧賓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二十八年晉侯文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大夫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

之施也餘壁也

桓十三年左傳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屈必敗必為羅舉趾高

凡人志氣揚則舉足高蹈謂人莫已若也今莫敖舉趾高蓋驕甚心不固矣已不固備敵之心遂見楚子武王曰必濟師難言

將敗故以楚子辭焉不解其旨入告夫人鄧曼武王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言伯

益師諷諫益師諷諫其謂君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教訓諸司將佐而威莫敖以

刑刑國之政也以嚴明之政成莫莫敖以十一年敗郟于蒲於蒲騷之後騷十二年敗絞將桓而恃

之以勝為可常故將自用也自用而不必小羅以羅國為君若不鎮撫鎮壓而其不

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見莫敖

而告諸也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賴國之人追之追屈不及莫敖及鄢水亂次以濟亂其前後行伍之且不敢

脩羅與盧戎南蠻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楚地

師傅

語類

春秋左傳卷之

夫婦

師傅

六

傳

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傳

閔二年左氏曰初公傳奪卜魯大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以奪田田公不聽田公不聽其傳并及公故慶

父因慶仲秋八月辛丑共仲慶仲使卜殺也齋賊殺也公于武闈宮中小門○文十八年左氏曰先

大夫滅文仲教行父季文子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謂恪守名

所事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盡其心力而養之見無禮謂奸犯名分悖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盡其心力而搏之○成十五年公羊曰叔仲惠伯俾子赤者也

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

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

公○襄十年左氏曰晉荀偃上句請伐偃陽偃姓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

孟獻子孟獻子輦重如役步挽重車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縣門蓋城

之以通上下此偃陽人父叔梁紇也耶人父叔梁紇也紇父叔梁紇也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

輦縣門出輦縣門出王人縣布偃陽人縣布於城外以試外勇者董父登之緣所縣布及堞而絕之偃陽人

及女牆則隊則又縣之董父既隊城下則蘇而復上者三董父蘇醒復緣布王人辭

焉主人嘉其勇故乃退帶其斷布以狗於軍三日以示以示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

偃陽甲午滅之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董父生子事仲尼言二

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昭七年左氏曰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

已乃講習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僖子卒時孔某年三十五聖人殷湯之後也而滅於

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開以有宋而授厲公何適

立以讓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三命上卿茲益共言位高故其

鼎銘考父廟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

敢侮其共如是亦不侮其共如是亦不侮其共如是亦不侮其共如是亦不侮其共如是亦

武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証考父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某乎我若獲沒得以必屬說南宮敬叔與何忌孟懿子皆於夫子謂仲尼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昭十七年左氏曰鄭子來

朝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金天氏黃帝之子巴姓之祖也鳥名官何故也問何故以鳥名官鄭子曰吾初也我

知之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代少皞以來

不能紀遠德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民事命官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於鄭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學在四夷猶信言

聖人無常師

襄三十一年左傳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

謗議國政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早見暮見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襄十九年左氏曰諸子諸妾姓仲子戎子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以戎子嬖

牙故以所子者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靈公遂東大子光廢而從之東鄰使高厚傅牙以為

大子大子以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逆光殺戎子怨戎子廢靈公卒

莊公大子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光謂衛教衛奔高唐以叛秋

八月齊崔杼殺高厚高厚為公子牙大尊故殺之於灑藍齊地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若

昏也

襄三十年左傳宋大災宋偃姬卒待姆女也待姆而後下堂故君子謂宋共姬女子

不婦知為女之道而不知為婦之道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宋共公夫人

僖九年左傳初獻公晉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辱在

大夫屈辱荀息使保護之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凡可以利益國家者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死者謂獻公事居牛者耦兩也俱無猜送死事生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子

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荀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

我謂里克欲盡忠於申生重耳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使冬十月里克使

克殺奚齊于次喪寢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魏姬之而輔之卓子亦獻公

氏曰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可謂不食其言矣世衰道微人愛其

情私相疑貳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其急不

食言其可少乎○僖十年公羊曰申生者里克傅之穀梁曰里克所為弑者九年

卓年為重耳也世子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下堂而啼呼曰天子天

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汝未有過切過差是何與我之深

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世子曰吾

君已老矣已昏矣入自明則麗姬必死吾君不安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辭

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僖四年左傳大子奔

新成公殺其傅杜原款

襄十四年左傳初公衛獻有嬖妾使師曹誨也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佗與追公獻公為孫氏逐

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庚公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射兩軌車軌

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佗不從丁乃反之始與公差俱退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臂貫佗○及竟公獻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公適曰有罪若何

告無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

文元年左傳初楚子成王將以商臣穆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告其師潘崇曰若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聲後夫賤者宜

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女無禮如此宜成王之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

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謂殺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大子圍成王丁未

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官胡氏

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其及宜矣○昭十九年左傳楚子平之在
蔡也為大夫 耶陽蔡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伍舉之子為之師費
往聘蔡 無極為少師無寵焉言於楚子曰若大城城父今襄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也兼收南北是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建居城父故言將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無極曰
奢之子材益以免其父召之王使召之伍尚歸楚人皆殺之員如吳

朋友親故

事類

傳
莊二十七年左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非禮也非大夫不原仲季友之舊
也○襄十五年前傳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責過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

所望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叔孫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

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暨○昭四年左傳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

辟僑如之適齊娶於國氏齊正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於齊與叔孫穆

姜子明取之○哀八年左傳王吳大嘗為之宰故嘗奔魯澹臺子羽武城人孔

父好焉其父與王○哀十三年左傳秋七月辛丑盟吳申叔儀吳大乞糧於公孫有

山魯大氏善相曰佩玉榮兮榮然服余無所繫之已獨無旨酒一盛一器兮余與褐

之父褐寒賤晁視之言但得視精美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山以呼曰庚

西方乎則諾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哀二十四年左傳公

如越得相親大子適郢越王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故吳而納賂焉季孫恐公乃止

成三年左傳知罃之父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荀首佐

而善鄭皇成與鄭皇成相善○襄二十九年左傳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二子相知

以心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明年子皙果殺伯有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鄰國將敗○昭六

年左傳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遺也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也於子度子

產以為今則已止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

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如此則有

罪幸免無罪或墮飛文民不可得以治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也報也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

孫言我無才不能為後世子孫慮吾以救世也救當世之弊也既不承命既不能承順教命改其所為敢忘大惠叔向

箴成之大意○昭十三年左傳甲戌同盟于平邱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猶

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昭二十八年左傳昔叔向適鄭驪獲即鄭然明

惡魏醜欲觀叔向從隨使人應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

酒聞之曰必驪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賈國大夫惡也娶妻

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為妻御之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謂驪獲少不颺頽貌少子若無言吾幾失子

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襄十八年左傳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靈公禦諸平陰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曰吾

知子言我與子相知敢匿情乎不敢隱匿其情實魯人皆請以車千乘十萬五千自其卿入魯皆

之東言自其卿入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晉既許魯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

內寅晦齊師夜遁○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遠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難子高子之難在昭八年○昭八年左傳齊

子尾卒子旌樂旌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而立子良子高子之宰其臣子尾

臣曰孺子謂子良長矣而相吾室欲兼也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

將助之或告子旗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聞子旗至而還請命問桓子對曰聞疆氏

即高彊授甲將攻子旗謂子旗子聞諸曰弗聞子蓋亦授甲桓子詐謂子旗無字桓子請

從我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其

若先人謂子尾子雅何今若相攻何子蓋謂之使無桓子稽顙曰頃靈頃公靈公樂

福子言其降吾猶有望望子旗遂和之如初和樂高昭十年左傳齊惠樂高氏樂

二族皆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樂施子子良即高彊子將

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遂見文子鮑則亦授甲矣陳鮑方睦遂伐樂

高氏樂高敗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

成十一年左氏曰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子聞楚人既許晉釋夜晉大

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襄六年左氏曰宋華弱

與樂轡皆宋少相狎親長相優調又相謗也調戲之過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

張子以貫其項若大夫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而楛於朝難以勝矣言其懦弱不遂逐之夏

宋華弱來奔司滅子罕樂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止樂轡專輒以弓罪孰大

焉無君之罪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言不而不我從言女亦當以子罕

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襄二十七年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

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襄十七年左氏曰宋皇瑗宋

師之子廩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奪鄆般邑與田丙鄆般愠而行公執之執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

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晉君汰侈而多自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定十三年左傳趙孟趙

怒遂殺午邯鄲午趙鞅同趙稷趙午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也荀寅子娶而相與睦故

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臯夷范氏側無寵於

○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

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晉君汰侈而多自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定十三年左傳趙孟趙

怒遂殺午邯鄲午趙鞅同趙稷趙午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也荀寅子娶而相與睦故

不與圍邯鄲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臯夷范氏側無寵於

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韓起孫不信也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

中行文子荀寅也相惡魏襄子魏舒孫曼多也亦與范昭子士吉相惡故五子范牟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

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牟夷代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定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

以趙鞅非始禍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 哀四年左傳九月趙鞅圍邯鄲范中行所在趙鞅以邯鄲叛

荀寅等奔之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趙鞅逐之遂墮臨遂墮臨邑以處趙鞅國夏伐晉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

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

公家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

從主勉之使其子從吉射我將止死已將止此王生授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備不信

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成十四年左傳衛定公卒夫人姜氏定公既哭而息既哭定公而止息見大子衍之不衰也歎

曰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行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

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寶也於衛盡寘置也諸戚孫氏而其善晉大夫欲以○襄二十九年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說遽瑗伯史狗史朝史朝之子史鮪鮪之子公子荆字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孫文子聞鐘駭馬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猶爭也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至君又在殯衛獻公而可以樂乎禮為舊君有服豈可作樂遂去

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

襄二十五年左傳趙文子為政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止矣齊崔

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與楚令尹子木相知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

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襄二十六年左傳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楚知之

與楚客請野享之請於宋公欲公平公使往伊戾寺人為大子請從之至則欲用牲

加書徵詐作盟處掘地作飲用而騁也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

因大子乃縊而死○襄二十六年左傳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子胥祖父

椒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申縣而亡得罪而楚人口

伍舉實送之伍舉王子牟之婿故謂伍舉實送之出亡伍舉奔鄭懼禍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

郊班也荆相與食藉地而坐相與飲食而言復故朋友世親故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事也焉

對曰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

晉矣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康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

子逆之○定四年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楚大夫友其亡也伍員出奔吳在昭二十年謂申包胥曰

我必復也報也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

忠良孝弟

傳

僖二十四年經杜註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襄蔽

於匹夫之孝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

出言其自絕於周

隱八年胡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邑○僖二十八年

左朝王子虎王卿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要言載書要約之言曰皆獎功王室無相害也私

害有渝此盟明神殊之俾隊墮其師眾無克克詐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自玄孫而下無問老幼

盟之禍幼俱受變君子謂是盟也信信義○襄十四年左傳王靈使劉定公劉夏位賤以

其終謚舉賜齊侯命○定四年經林註傳曰劉文公劉合諸侯至平邱而止則是後會

劉子晉宋蔡衛陳鄭許曹皆鄭胡滕薛杞小邾齊于台陵侵楚劉子為之也劉文定內難復辟于周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

周敬王而楚納子朝王子朝奔楚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威于此者也以

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威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又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劉卷為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室故特卒之也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

定十年經林註言來歸鄆謹龜陰田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胡氏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於會所以禮相見卻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昭七年左傳孟僖子

將死召其大夫屬大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時年三十五聖人湯之後也其祖弗父何

孔父嘉之高祖及正老父之父孔父嘉三人皆佐戴武宣宋君三命上茲益共位高故其鼎銘考父廟

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循牆而走不取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

慢之饘於是饘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武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定十二年

經林註邱叔孫氏之邑也費季氏之邑也叔孫州仇墮邱季孫斯墮費以是為二家

之願也則以孔子之事魯也○哀十四年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何辱于子而不與邾射要言對曰魯有事征于小邾不敢問故伐之死其城下可也雖

死亦彼邾不臣而濟成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哀十五年左傳齊陳

瓘陳桓兄子玉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

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也受也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

為魯子王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成子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

孫成成字公孫宿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

危亡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

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若得視

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齊邑昭三

十二年左傳昔成季友公子有大功於魯立備至於文子行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

舊績○閔元年經註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僖元年經杜註嘉季友之功故

特書其所獲公子友獲善擊○僖十六年胡氏曰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文十八

年左傳僕晉紀公生大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

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

夫威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舜臣堯舉八愷舉八

元流凶族令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

乎○成十六年左傳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郤犇曰苟去仲孫稷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郤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伯名魯之常隸

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敢因介於晉之大國以自求富厚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可不謂忠乎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犇請邑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

請是棄善人謂嚴白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

欵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厄具家器為葬備季氏之宰厄具家器為喪葬之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恭儉於私家可知其忠愛

於公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昭十二年左傳及平子伐莒十克之史受

三命以功加◎文十四年左傳穆伯公孫之從已氏也在八魯人立文伯穆伯之穆

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復而不出穆伯既復國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

文伯疾而請及文伯疾病而曰穀之子孟獻弱年尚請立難穀請立難為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難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十五年齊

人或為孟氏公孫叔家慶父為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齊魯境上地飾棺魯

必取之從之卜人魯下邑大夫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立於朝

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於孟氏之寢襄仲即公子遂公孫欲勿哭怨叔彭曰喪

親之終也死喪之事親雖不能始相能善終可也其終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

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教在莒來孟獻子穀之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

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庚邱句鮑庚皆死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心子之○襄十五年在傳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責過也共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詩言獻子友於○襄二十三

年左傳滅統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將盟滅氏謂陳其罪惡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謂奔而問盟載書之焉對曰盟東門氏也宣公十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

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成公十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

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孟獻子之孫曰盍以其犯門斬關

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統干犯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聞之曰國有人

焉誰居居猶其孟椒乎○昭七年在傳公至自莒孟僖子仲孫病不能相禮乃講習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子為曰我若獲沒得必屬說南宮

與何忌孟懿子皆於夫子謂仲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小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

效已矣孟僖子能補過合◎文十一年叔孫得臣莊叔敗狄于鹹左傳敗狄于鹹獲長

水火匪辜貞忠良孝弟

水火匪辜貞忠良孝弟

水火匪辜貞忠良孝弟

狄僑如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昭元年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郚莒人

告於會楚告于晉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桓子樂王相佐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

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弗與梁其蹇叔孫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言人之

所以藩衛其身如藩籬以帶為辭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我其使雖怨季孫怨季孫

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吾又誰怨然鮒也將弗與

不已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趙孟闞之曰臨患不忘國

忠也謂言魯思難不越言信也謂言叔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謀王三者忠信

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併義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謂叔不辟難畏威而敬命

矣謂不敢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叔孫穆子叔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昭二十三年左傳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

之庶子豹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

盡矣以求冠為辭既送作冠模法又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叔孫曰

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言我當告汝以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

箕館諸者請其吹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治

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昭二十四年胡氏曰叔孫舍娒以禮立身而不屈

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隱五年左傳公將

如崇觀魚者臧僖伯公子諫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設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胡氏曰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桓二年左傳取郟大禹于宋納于大廟

非禮也受弒逆者之賂器而納臧哀伯僖伯諫公不聽周內史周大聞之曰臧孫達

其有後於魯乎若違不忘諫之以德君有違邪之事不忘以德諫其君○襄二十

二年左傳註武仲臧多知時人謂之聖○襄二十三年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闕魯南

門臧孫以出奔邾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非敢私請為其先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王功

二勳文仲宣叔宣叔文敢不辟邑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宣叔娶于○昭三十一

年公羊曰孝公幼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

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

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

年公羊曰孝公幼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

忠良孝弟

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臧氏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弑臧氏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賈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

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穆伯公孫敖也魯大夫○文八年公子遂襄仲報危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珍貴也也大夫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文十八年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襄仲欲立之許以

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若非子惡之命雖死而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諸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襄二十八年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叔仲帶叔仲惠伯之孫曰我楚國之為言我之朝楚為楚國而米豈為

一入行也豈為康王一而人而來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過近也饑寒之不怕許惶也其

後目前饑寒尚不憂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專也

也言未也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伯謀○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宣公弑子赤叔

胎嘗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無所至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執矣故貴之

戊丁六年左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子叔聲伯公孫嬰齊叔肸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叔伯為食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凡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豹之介而後食及晉逆既至聲伯又先食豹之介而後聲伯自食言其忠也○治

二年左傳叔弓叔老子叔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公使郊勞聘禮賓至使請辭辭如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敢於已為榮祿

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即叔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猶至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微邑之弘先國也詩大曰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夫子叔近德矣昭三十年左傳杜註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

一飯則脫然疾除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言消息得○文二年左傳註文仲知柳下惠之賢○哀十一年左傳齊為鄆故

前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齊季孫康謂其室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竟內近之聞季孫告

而與齊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

朝使冉求隨武叔即叔孫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自稱何知懿子強

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蒐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洩為右

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孔子弟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冉求曰就

焉須年少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

也魯師非不能踰溝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

若師奔齊人從之遂右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

義也言能以哀八年左傳吳伐我微虎魯大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二人踊於

幕庭於候前設格卒三百人終得三百有若孔子與焉與在三

年左傳季平子行東野季氏還來至而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美玉君所佩

亦季氏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璆璠祭宗廟今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季氏臣費不狃曰彼為君如也欲使備子何怨焉○定八年左傳桓子

謂林楚季桓曰而汝先皆季氏之良也言汝之先人皆季○哀三年左傳季孫有疾

命正常桓子之曰無死勿從南孺子季桓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若生男告

也則肥康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春火運壽頌水

卷二十一 忠良孝弟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夫子季桓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正當自稱以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故告遂奔衛康子請送公使共劉夫魯大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各正當正常不反傳倫言季○哀八年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人問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伐之必得志焉而告公山不狃亦

魯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雖國未臣而有伐之本臣所適之國奔命焉

死之可也則可還奔所託也則隱皆所因託則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不

忘惡廢棄其今子以小惡而欲覆示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哀二十五年左傳

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郭重僕為公公宴于五梧武伯為

祝上壽惡郭重曰何肥也其貌季孫曰請飲我飲罰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

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昭七年左傳晉人來治柅田

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季孫將以成孟氏邑與之謝息僖子為孟孫守不可曰人

有言曰雖有挈餅喻小知為人守器之知守不假器喻小知為人守器禮也夫子從君謂孟僖子而

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猶焉言季氏亦將季孫曰吾與子桃桃辭以無山謝息

山與之萊二乃遷于桃○昭四年左傳公使杜洩叔孫葬叔孫叔孫杜洩將

以路王所賜葬且盡卿禮南遺家臣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馬用之且冢卿謂季

無路介也次卿以葬不亦左不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若命服生弗敢服

死又不以將馬用之乃使以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界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

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叔孫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

夫子准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閭僖宮誼以祖福之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受其

書而投擲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奠鮮

不以壽者自西門非魯朝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從生存朝魯禮也

季孫為國政未改禮禮而又逸遷易其法之羣臣懼死不敢自從也既葬而行善杜洩

○哀八年左傳吳伐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析朱叔子與析朱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臣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

使人故不可望得○哀

忠良孝弟

十一年左傳齊為鄭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為昭公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也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隱元年左傳頹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獨廣及莊公廣施孝道感悟莊公○僖七年左傳管仲

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二十四年左傳鄭有平惠之勲平王東遷晉鄭

是依惠王出奔號棄嬖寵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年殺寵子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宣十二年左傳

欒武子欒曰子良鄭伯弟鄭之良也○成九年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

晉執鄭伯鄭不肯求服於晉而求師以圍許蓋示晉以不執君為急走則公孫中謀之曰找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

改立君者而紓紓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晉恐鄭列立君必歸鄭伯十年鄭公子班聞叔

中公孫之謀三月子如公子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鄭成公子如奔許

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辛巳鄭

伯成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言盡忠於君實為美德非其

人猶不可以為可而見殺若用非其人猶不况不令也何況不美之事乎言叔中○襄九年左傳冬

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晉人不得志於鄭以

侯復伐之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子孔公子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之子辰曰不可傳言子辰能守信襄二十六年鄭伯簡賞入陳之功在前三月甲寅朔

子辰子辰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三十二井

故鄭伯享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

為邑賜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二十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自上而

其隆殺皆禮也臣之位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展之功也臣

不敢及禮也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叔向曰子展

儉而壹君身儉而○襄十九年左傳鄭公孫蠆子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

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驕見晉侯平請於王靈王追賜之大路天子所

名使以行禮禮也功則賜服路○襄二十九年左傳鄭子展卒于皮虎即位代父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病於子皮以子展之命餼猶饋國人粟戶一鍾六斛四

在喪故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子皮

其後亡者也 襄三十年左傳註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 襄三十一

年左傳杜註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昭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

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謂授子 〇襄二十九年左傳然明

曰政將焉往裨諶 鄭大 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言政必 天又除之奪伯

有覬 喪其精神為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定 不然將亡矣 襄三十一年左傳鄭人游於鄉校 鄉校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 惡人於中 子產曰若之何毀之我聞忠信以損怨 怨善則 不聞作威以防怨 欲

作威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仲尼以二十二年生 於是十歲長而後聞

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邑大 子產曰不可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

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四年左傳椒擘言於楚子曰鄭公孫

偽諸侯之良也 君子謂子產善相小國 昭十三年左傳晉侯遂合諸侯于平邱

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軍旅之帳 四合象 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

既而悔之每舍 每宿 損焉 每過宿舍 及會亦如之 亦九張也傳言子產 甲戌同盟于

平邱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除地為壇 癸酉退朝 先盟 子產命外僕 掌次舍 速張於除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 之次 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

〇昭二十八年左傳昔叔向適鄭驪賁 鄭然 惡其貌 欲觀叔向從 隨 使之收器者 隨

昭二十年左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 古人之遺風

昭十八年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 平 曰鄭方有令政

定禮也 嫌爭競不順 昭十八年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 平 曰鄭方有令政

鄭有賢臣 昭二十年左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見愛有 古人之遺風

矣唯夫子知我 言子皮知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 雅 曰樂旨君子

邦家之基 言樂與君子為治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 藝極貢賦 之事使有

制禮也 故以禮明之 昭十八年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 平 曰鄭方有令政

人應欽 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間之曰必酸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執其手以上曰今子謂敵少不颺顏貌少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襄三十一年左

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公孫揮能

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長於應對

謀能謀謀於野開則獲所謀謀於邑宣則否不得其所謀此其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

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昭十六年左傳鄭

六卿餞宣子晉韓於郊餞送行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二三君子以君命賜起

賦不出鄭志皆鄭風故曰皆昵親也燕好也以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

無懼矣○哀九年左傳宋皇瑗圍鄭師鄭圍宋子姚武子勝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邱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定九年左傳鄭駟

欲殺鄧析鄭大夫而用其竹刑欲改鄭所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即駟於

道不思謂其殺賢能苟有可以加猶益也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不責其邪惡○僖三十二

年左傳祀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蓋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召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西乞術白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鄭在秦東

行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及滑姬姓鄭商人弦高姓將市於周將市易遇

之道遇秦師以乘也常熱革也先古者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鄭商將獻牛於秦故以四章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將行師出於鄭國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淹邑不喜當辱但為秦從者淹久在

外之居則具一日之積若秦師留鄭則為秦具行則備一夕之衛若秦師徑行則為秦備秦師徑行則為

衛之且使遽傳告于鄭使為鄭穆公使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則束載

厲兵秣馬矣嚴兵待使皇武子大辭焉謝辭秦大夫杞子奔齊謀泄故奔逢孫揚孫二子

大夫與杞同謀不濟奔宋不敢歸秦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冀望滅滑而還○成三年左

傳荀偃知之在楚也鄭之戰楚獲知瑩○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也中以出鄭之賈人

有將藏荀偃於褚之中以出歸晉既與荀偃成謀未及賈人如晉及鄭賈人來晉

忠良孝弟

荀榮善視之如實出已如真實藏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敢受厚禮如吾

小人商賈不可以厚誣君子一時虛謀重誣遂適齊

襄十四年左傳王靈使劉定公夏賜齊侯靈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

師保萬民世昨報大師以表顯東海顯封東海以王室之不壞緊發伯舅是賴○莊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曰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謹也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

哀公亨煮而平周紀侯譜之鄭氏云懿始受譜而烹齊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

禩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半馬師喪亡寡人死之不為

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緣恩疾痛者可也時無明君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穀梁曰美齊侯公之功也胡氏曰書邢遷于夷儀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

衰微夷狄滑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

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左傳

公羊曰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僖三年公羊傳註

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武故告誓而已 僖四年楚屈完來

盟于師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增倍使若得其君

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存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

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曰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莊九年左傳管仲請曰鮑叔受之及堂阜齊而稅之歸而以

告曰管夷吾治於高篋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使相可也公從之 莊十四年胡

氏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

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僖

十二年左傳齊侯桓使管夷吾平和戎于王王襄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下卿王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禮饗之管仲辭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嘉美汝尊獎應報乃懿德謂督不忘

汝功德督厚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不敢以職自高君子曰管

氏之世祀也宜哉詩大雅曰愷也愷易也君子神所勞矣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

○莊二十二年左傳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顛孫皆御寇奔齊齊侯

使敬仲公子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齊國寬赦其不聞於教訓而

免於罪戾出奔之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政辱高位以速官齊國常不能其

與故云請以死告味死使為工正掌百工飲桓公酒齊桓賢之故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晝臣之享君未卜其夜夜飲則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禮

也合宜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愛君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敬仲五世

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得政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

三年左傳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齊其為陳氏矣○魯三

十三年左傳齊國莊子國歸來聘自郊勞迎至于贈賄送禮成而加之以敏審當

文辭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 哀八年胡氏曰吳伐魯魯不能少待遂有城

下之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左傳晏子平立於崔氏之門外開難其人曰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也乎哉吾死也何為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我得罪於

亡也何為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以公義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親誰敢任之無為當且人崔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言已非正卿無異於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尸枕

股既哭而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晏子之賢民所

可得既哭盟國人於大宮大宮曰所不與崔慶慶封者晏子仰天歎曰嬰平仲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

社稷不敢與也昭三年左氏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湫隘隘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爽明明燥者辭曰君之先臣晏子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俊俊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已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

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錄多于刑有焉踊刑足者履者故

對曰踊貴屨賤言別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省刑詩小曰君子如祉如行也祉福也亂庶遄疾已君子行福則疾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

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則使宅人反之使其宅之人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鄰先卜鄰矣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倫即奢小人不犯不祥違卜遷居古之制也吾敢違諸

乎卒復其舊宅復其鄰人之舊宅○成十七年左氏曰初鮑國章之弟文子去鮑氏而

來為施孝叔魯臣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襄二十八年左氏曰

崔氏之亂殺羣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還其邑焉與子雅邑辭多受

少與子尾子雅子尾皆惠公孫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襄二十九年左傳齊

公孫董子公孫窻子皆以遠皆以遠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齊人立敬仲高之曾孫繇良猶賢也

敬仲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續也書而死者

三人死海內有其弟又善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其

還傳言齊有直史○莊八年左傳齊侯襄將于姑麥遂田于貝邱隊于車傷足喪

屨反所獲屨於徒入費責取所失之屨於徒役之人必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

取之劫費而束縛之費曰我三術何嘗以禦祖而示之背信之賊見其背

請先入請先入伏公而出聞死于門中告公以亂而匿之賊信費未石之紛如齊小

死于階下亦聞遂入殺孟陽亦小臣代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

之

桓二年公羊曰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

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曰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

父孔父閑謂杆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父字謚也

傳特言字謚者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為謚也○莊十二年公羊曰仇牧聞君弑宋萬弑其君趨而至

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擬側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

禦矣穀梁曰仇牧開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華耦來盟經註

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宣二年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華督樂呂

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人以兵車百乘甲士三百入

人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宋人以華元為賢故贖之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

羊曰大大其有仁恩也其平乎已已巳二大夫也也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

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距堙上城縣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

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

矣憊雖然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

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

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

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

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成十五年左傳註華元

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叔子反以免宋圍 哀八年胡氏曰吳伐魯魯不能少待遂有

城下之盟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炊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幣不能從也

○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姒姓而封宋向戌焉向戌宋大夫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

封之為附庸五月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

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

敢以死請乃子宋公公平昭四年左傳宋向戌諸侯之良也 君子謂合左師向戌左師

○令向戌邑善守先代 昭四年會于申胡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以在會諸侯皆為夷

狄之行宋向戌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

天所命○哀二十七年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

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乙酉宋公公平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宋城門之外宋左師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公與之邑六十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以示子罕樂喜以賞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以聽大國之政令所以存也大小常安存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大小

至滅天生五材金大水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武亂人以廢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誣罔蔽諸侯欺蔽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削賞左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言我邑多將

子罕責我以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此子邦之司主直詩鄭風言

義是存我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憂我我其收取也逸詩言何以憂恤而規倣於向戌之

謂乎襄二十九年左傳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宋司城子罕聞之曰

鄰於善言鄰近於善人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

民子罕氏貸而不書不書於策施而為大夫之無者貸子罕為宋大夫宋無饑人叔向

問之曰鄭之罕鄭子宋之樂宋子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民之歸也施

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隨宋○定十年左傳公子地宋景公弟出奔陳公

景公弗止辰曰吾以國人出我以國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仲幾石疆諸師出

奔陳皆宋卿眾之所○哀十四年左傳向魍桓奔衛司馬牛桓致其邑與守邑

焉而適齊向魍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阼氏魯葬諸邱與泰山有與城錄其卒

僖五年左傳公獻使寺人披伐蒲四年重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

也踰垣而走僖十年公羊傳註文公功足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陳公出文

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温是會也晉侯公召王襄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水北言非

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胡氏曰以常禮言

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

符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符于河陽○成二年左傳晉侯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于

鞏齊師王定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今叔父天子謂同姓克遂有功于齊○襄十

年胡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

歸焉納斥侯禁侵掠遣叔貽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

能感人也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僖九年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魏姬生

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勿賤與諸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屈辱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往而死者獻公耦兩俱無猜兩無貞也及里克大

夫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荀曰吾與

无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信近于義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從

善誰不如我謂里克欲盡忠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不能止里克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於中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驪姬之弟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十年公羊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

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

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弑奚齊荀息立

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

曰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

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

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勿脰而死○宣二年左傳初宣子

趙盾田于首山河東蒲坂舍于翳桑桑之多見靈輒晉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也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

之簞簡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莊二十三年左傳晉桓莊之族偏桓叔莊伯之子

獻公患之士蔿晉大曰去富子二族之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士蔿與羣公子謀譖

富子而去之二十四年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為告晉

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

邑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卿官賞去

文二年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士為盟于垂隴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

以士穀能堪卿事故書文六年晉襄公文公卒趙孟趙盾使先穀伯士會隨武子士為如秦

逆公子雍宣子與諸大夫背先穀而立靈公即大子夷臯初使先穀逆子雍故言背先穀先穀奔秦士會

從之十三年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即

會在秦賈季狐射姑在狄六年賈季奔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

能外事能任在且由舊勳狐偃之郤成子郤缺曰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不

宣十六年晉士會帥師城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鐸辰留

屬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景公請于王定王戊申以黻冕命卿之服命士會將中軍代林父且為

大傅孤卿且加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夏禹舉用善人不

善人達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居位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借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宣十七年范武子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將老致召文子士會之子曰余將老爾從

二三子晉諸大夫唯敬乃請老成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祝大祝宗宗人

祈死曰公厲驕侈而克敬戰于鄆陵績是天益其疾也驕侈之疾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

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曰禱自裁襄十三

年荀營中軍將士魴下軍佐卒晉侯悼公使士句士燮將中軍辭曰伯游荀偃長昔臣習

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代荀營士句佐之位如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一人刑

善一人以善而示法於眾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可不以刑善為先務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朱楚令尹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范武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身修家齊故事無不治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其祝大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康王曰尚上矣哉能歆享神人神享其祭宜其光輔五君文襄靈以為盟主也 昭

五年左氏曰范鞅范獻子諸侯之選也言非○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文圍

原遷原伯貫周守原于冀趙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披對曰昔趙衰

以壺飧脯也水從徑猶行餒而弗食雖饑而不敢食言故使處原衰雖有大功猶

示不遺勞文七年左傳鄭舒相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

之日也可趙盾夏日之日也可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宣二十四年左傳文公妻趙衰以女妻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趙姬文公請逆

盾與其母固請許之來叔隗與盾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文六年左傳晉蒐于夷地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改

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

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自中軍佐推而穀梁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

者仁者則隱之心不如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 文八年左傳晉侯

靈多才者有才畧也使解揚晉大夫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且復致公塔

也晉君女塔又取之封今并還自申鄭至于虎牢之竟傳言趙盾所以能宣元年

宋公隊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蒙林伐鄭穀梁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

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欲美趙盾之功故宣二年

左傳晉靈公不君失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晉力賊之晨往寢門關矣感服將

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

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趙盾而死乙丑趙穿趙盾之從攻靈公于桃園

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不越竟而反不討賊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適他國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孔子曰董

宣子未出山而復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適他國反不討賊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適他國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孔子曰董

宣子未出山而復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適他國反不討賊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適他國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孔子曰董

宣子未出山而復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適他國反不討賊不討賊非子而誰言宣子當宣子曰

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適他國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穀梁曰

於盾也見忠臣之至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成四年左傳晉趙嬰趙盾通于趙

莊姬趙朔妻五年春原屏原同屏季放宥之以諸齊放趙八年晉趙莊姬晉成為

趙嬰之亡在五年故譖之于晉侯景公曰原屏將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武

子從姬氏畜養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即趙之勳從文公出

宣孟即趙之忠相晉擁立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以賜祁奚之

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將新軍襄二十七年左傳註

趙文二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

地襄二尋宋之盟也在襄二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謂先今令尹之不

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思又如宋恐楚復楚重再也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

以為盟至於今年矣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

及今會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寧東夏齊狄服則東平秦亂襄二十六年滅淳于襄

十九年城祀之 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

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然宋之盟

子未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得志陵今武猶是心也楚又

行備備不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穰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以喻守信者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僖二十三年左傳狐突之子毛及偃子也從重耳在秦冬懷公執狐突

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罪也臣之策屈

則不可以貳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非一若又召之教之貳也懷二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臣聞命矣乃殺之○文八年左傳夷之蒐先克曰狐偃將上

之勳有從亡不可廢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閔元年左傳公獻將上

軍畢萬畢公高之子孫為右公御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國皆還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卜偃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大夫晉掌卜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萬為數魏大名也魏之為名以是始賞天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忠良孝弟

啓之矣獻公以魏始賞畢萬之功是哀二年左傷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皆獲死

於牖下言得僖二十八年晉侯文圍曹令無入僖負羈曹大夫之宮而免其族報施

也報施璧魏犇魏武顛頡怒曰勞二子各有之不圖尚不報於何有何有于報焚

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欲討其違命而使問使人且視之病傷

病將殺之待其復命魏犇東冒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距躍起

也三百曲踊跳踊三百越物而過凡三次勉勵而為之乃舍之禮乃赦不殺殺顛頡

以狗于師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即位于朝使魏相魏犇子魏頡魏犇子為

卿魏絳魏犇子為司馬國語知魏絳之勇而襄四年左傳無終山戎子嘉父其

使孟樂其使如晉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十一年鄭人賂晉

侯悼以師懼師觸師觸懼觸廣車皆兵淳耦十五乘甲兵備廣車相粗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乃其鑄磬鑄磬皆

二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亦和也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

亳城北又請與子樂之共此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慮無邪慮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晉有戎患則日虞四

而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哉在盟府司盟之府有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

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昭元年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太原大

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將戰魏舒魏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

又阨地險不以什共車更增十人必克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

為步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苟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新以狗魏舒輒

昭二十八年左傳魏獻子為政賈辛為祁大夫魏戊魏舒為梗陽大夫

魏子謂成鱗晉大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何可以戊之為人也遠

不忘君其在疏遠不敢近不偏同其在近密不偏居利思義其處財利則思舍在約

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大夫之舉也所及

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功而後舉

之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舉魏遠不失舉以賢可謂義矣又聞其

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桓

三年左傳曲沃武公莊伯伐翼韓萬莊伯御戎逐翼侯哀侯于汾陰汾水邊下濕曰陰成

二年孫桓子如晉乞師滅宣叔亦如晉乞師許之韓厥韓萬為司馬以救魯衛師陳

于鞏齊師敗績三年晉作六軍僭王韓厥為卿賞鞏之功也敗齊之功襄七年年左

傳晉韓厥子韓厥長子告老公族穆子為公族大夫有廢疾將立之代厥辭曰無忌穆子不

才讓其可乎言已無才能以位請立起無忌弟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言詩小

曰靖安也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助爾景大也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

之教大也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使韓起為外

遠老韓厥晉侯悼謂韓無忌仁能讓所使掌主公族大夫穆子初為公族大夫襄

二十一年左傳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若趙孟子死為政者其

韓子韓起于君子也言韓起有昭二年晉侯平使韓宣子來聘遂如齊納幣為平公

晏子曰夫子韓起君子也 昭五年左傳韓襄無忌子起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

矣年雖初已任出使 ○僖二十三年左傳初白季晉臣使過冀晉見冀缺即卻耨鋤其妻饁

野饋野饋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晉臣知其賢乃與言諸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成十六

年晉侯厲將伐鄭楚子救鄭共晉楚遇於鄢陵郤克子駒伯郤克三遇楚子之

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免其首胄而趨走楚子使工尹楚襄名問遺之以子使

郤至以弓也曰方事之殷盛也也有絃韋韋熟皮也之跗注戎服若袴而屬君子也識見

不救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此皆問勞卻至之辭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免胄以承楚三肅手至地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逐鄭伯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不

在御馬逐之可及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事戰韓厥已辱齊侯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僖二十七年左傳蒐治兵也于被廬晉地謀元帥諒謀于眾誰可當趙衰曰郤穀可臣

亟聞其言矣數聞郤穀之言說所喜禮樂而敦所崇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義理之府藏禮樂德之

則也德行之法則德義利之本也利國利民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宣十二年左

傳晉師歸桓子中行桓子荀林父也晉請死六月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侯景欲許之

士貞子士渥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進諫於君則思盡已之忠退思補過退食於公則思補君

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日月雖食而無傷於本體之明

侯使復其位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荀罃

於是荀首林父弟知莊子知知佐中軍矣佐晉中軍故晉人為求其子故楚人許之郤之戰楚獲知罃

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臣實不才實自無才能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有好臣求與不其等德之君子歸何以報我對曰無怨無德不知新

若我其不勝任之罪則難死而感楚恩終不朽焉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稱於異國首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得請而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

職職次及於事次第而及於政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辟其竭力致

死與楚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報楚德不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

之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如真實誠已於諸中以襄十八年左傳冬十月會于魯

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如真實誠已於諸中以襄十八年左傳冬十月會于魯

齊同伐齊丙寅晦齊師夜遁邢伯晉大夫告中行伯中行獻子偃偃獻子名偃曰

有班別馬之聲後道馬不相見齊師其遁十二月甲辰東侵及濰水南及沂水十九

年春荀偃癘疽惡生瘍疽於頭既患惡創又濟河及著雍病且出病痛而日士句請

後士句中軍佐曰鄭甥荀吳其其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日宣子盟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猶視言不合其心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

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也嗣續于齊者有如河乃墮受舍宣子出曰吾淺之為大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夫也白愧以私待人昭五年左氏曰中行吳荀偃之子知盈胡弟也胡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

○成六年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救蔡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荀范文子韓獻子厥曰不可乃遂還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衆武子曰三卿為主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八年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

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後欒書從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宜有襄十四年左傳武子欒

父也厲之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何况晉人而不愛欒書之子襄二

十一年左傳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襄二十二年胡氏曰晉不念

欒氏世勲而逐盈繼盈之子○襄二十一年左傳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叔向

也羊舌職叔向父有焉社稷之固也羊舌大夫叔向祖父襄二十七年左傳子木又語王王曰宜

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鄉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

來聘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昭四年胡氏曰晉叔

向諸侯之良也昭十二年左傳晉侯合諸侯于平邱羊舌鮒叔向弟也求貨於衛

淫芻蕘者縱淫芻蕘之人衛人使屠伯衛大夫饋叔向羹與一篋篋曰芻蕘者異於他

日敢請之請止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實無厭子若以

君命賜之其已以衛君之命以錦容屠伯容屠伯從之未退而禁之容未退而叔鮒已禁芻蕘者邾人莒人

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言以魯故也甲戌同盟于平邱晉

人以平子歸子服惠伯子服湫○私於中行穆子私與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患之謂

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

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其若之何平子懼先歸十四年晉邢侯楚申公巫與雍子

亦故楚人爭鄆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受賂曲斷其罪於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

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行罪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

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

魚之惡不為末也薄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邱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當貨無厭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射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謂言射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暴虐也加三利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

榮榮名也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僖三十三年左傳狄伐晉及箕

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力戰而死狄人歸其元首面如生言有異於人○宣十五年左傳晉侯

景賞士伯士貞子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六月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子之功也微子吾喪

伯伯桓氏矣鄭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僖三十三年左傳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齊

臣命禮再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文子趙言於晉侯公曰胥梁帶

晉大能無用師言有權謀○僖二十四年左傳初晉侯之豎左右頭頃一曰里守藏者也

文公之守其出也文公出時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二年左傳秦孟明視帥

頭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襄公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戰于殺也晉襄公縛

秦囚伐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也刀狼獾取戈以斬囚禽生死皆曰禽之以從公乘

代萊駒為右喜其勇遂遂以為右以為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獾怒其友曰豈

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暉曰周志周有之勇則

害上不登于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死國之謂勇子姑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屬已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獾於是

乎君子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郤錡郤缺害伯宗

疾害伯宗之賢晉賢大夫譖而殺之及樂弗忌晉賢大夫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

絕之殺伯宗又及弗忌不亡何待○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雖

不為諂稱解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立祁午不為親舉其偏屬不為黨稱羊舌赤

以與稱解狐唯善故能舉其類惟祁奚為善人二十一年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舉於外不棄

其偏稱解狐內舉不失親舉於內不失詩大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

覺較然者也○襄三十年左傳註趙孟以老人絳為賢故召而見之○成五年左

傳梁山崩晉侯景公以傳驛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道遇重載之車使重人口待我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夫

不如捷邪之速也不如邪出問其所見其言有理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言山以土壞朽腐國主主謂所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樂降服損盛乘纁車無徹樂息入出次舍於祝

幣陳玉史辭大史修言辭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

君晉不可不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晉樂大侍於晉侯悼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孫寧逐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

人肆放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即曠能昭八年左傳石

言于晉魏榆晉魏邑之榆地晉侯平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謂有精神馮有石忽作人言不然民聽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傷傷也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命也民不敢石言不亦宜乎

於是晉侯方築虎祁地名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詩也小雅曰嗇嘉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九年左傳晉荀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平飲酒樂

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而遂酌以飲工樂師師曠也

之以示罰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或馮荀盈死喪如何

癩如之女弗聞而樂不聞是義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大夫曰女為君日在

外故將司明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口味以行氣滋味調和所氣以實志氣血平和所志以定言在心為志言以出

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工與嬖叔侍御君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哀二十

年左傳越圍吳趙孟襄子降于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襄子曰若使吳王夫

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降口請嘗也試之乃往告于吳王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以自喻所聞不忌猶溺火何以得為君子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對曰黯

也進不見惡時止王曰宜哉君子○定十三年左傳晉趙鞅謂郟

郟于趙鞅同族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吾舍諸晉陽今欲徙晉

郟于別封郟郟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貢五百家鞅置之郟郟吾舍諸晉陽昔陽晉

忠良孝弟

陽趙午許諾歸告其父凡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趙

子涉賓午家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

吉射之姻婿父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董安于趙氏聞之告趙孟

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

寧我獨死懼見攻必請以我說晉國若討可殺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

荀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

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

者死二子既伏其辜矣荀寅士吉敢以告告使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

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

戕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荀躒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祀於

其忠也之廟也哀四年荀寅奔鮮虞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五年春晉圍

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范吉使為柏人為柏

昭子曰夫非而傳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公家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使其子從勉之勉盡我將止死

戰以死止此距王生授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僭不信之遂死於柏人為吉射距○僖二十三年

年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魏司空季子

而獨舉此五人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費佗皆從及曹僖負羈曹大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

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謂重必反其國復反晉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及鄭叔

詹曰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國語狐偃趙衰費佗三人皆相材及楚子王曰其

從者肅而寬肅敬而忠而能盡忠而○成二年左傳卻子曰城濮之賦在魯二

先君文之明與先大夫魏驪頡頏頡頏之倚先之肅故捷○成三年左傳韓厥趙

括韋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為魏驪之功也○成十八年左傳註國語

荀家得惠荀會文敏樂也朱無忌鎮靜士貞子士渥帥志博聞宣惠於教右行

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樂糾能以和于政荀寅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滯羊舌職

聰敏肅給魏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過冠恭敬而侵疆籍偃談

恭給程鄭荀氏別族端而不淫好諫不隱襄二十六年左氏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楚之臣皆如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言楚亡臣襄三十年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薄也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

伯文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喻乎勉事之而後可○昭五年左傳遂啓疆曰韓起之下趙成趙武之子中行吳魏

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駘輔驪苗賁皇皆諸侯之選

也言非○昭二十八年左傳魏獻子魏舒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卒

故舉之舉以辛邑賞謂知徐吾知吾趙朝趙勝韓圍韓起魏戍魏舒餘子卿之庶

子司馬彌牟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

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介推文公微不言祿祿亦弗及推冒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天實置之置立以而二三子從上以為已力不亦誣乎下

義其罪貪天之功罪也在下上賞其奸貪天之功奸也在上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過也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謂上下相蒙不食

其食不當更食其其母曰亦使知之欲介推達言於文公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

田以緜上之地為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表介推隱逸○襄七年左傳杜註田蘇

晉賢人

隱四年左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純直惡州吁而厚與焉惡州吁弒君之賊以厚大

義咸親其是之謂乎仲君臣之大義而滅父子之私襄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甯

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桓十

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夷姜夫寵而宣姜所取急與公子朔構急子構會其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地將

殺之壽子宣姜告之使行去去不可曰棄父之命父命使齊出奔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忠良孝弟

國則可也則可往及行及急子飲以酒壽子欲代死故假設壽子載其旌使者以先

乘急子之醉而盜殺之盜見旌以為急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君將使汝此何罪請殺

我乎又殺之即二子乘舟之詩所謂宣○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成出居于襄牛衛

閔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衛大秦叔武衛侯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以

武受盟于踐土衛侯甯武子甯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

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打

牧牛日馬日不協之故惡居者行者不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以誘掖中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從君出行者無保居者無懼其罪在國不出

其遭罹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盟先君是糾是歷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衛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

志衛侯所以書復歸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官也

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則鍼莊子

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別為甯子職納橐衣餼廩也馬親以

衣食為已職言三十年晉侯文使醫術行醫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

視衛侯衣食秋乃釋衛侯○文元年左傳晉文公之季年季末諸侯朝晉衛成公不

朝使孔達衛大侵鄭晉襄公既祥祥先且君胥臣伐衛衛孔達帥師伐晉二年陳侯

共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四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宣十

二年晉原穀先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陳貳

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不舊好

死十三年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

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罪我之由我則為政孔達衛而亢禦大國之討謂禦宋

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達不美構我敝邑于大國結怨既伏其罪矣就刑敢告衛人以為成

勞平國復室其子以女使復其位襲父○襄十四年左傳公衛獻出奔齊子鮮公母

從公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人使大叔儀衛大夫對厚孫厚成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鱣子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齊人以邾齊所滅寄衛侯臧紇如齊唁弔失國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與臧武仲言退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其言皆踐踏尋臣如土芥者也亡而不變不改何以復

國子展衛獻公弟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武仲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子者或輓前牽之或推後送之欲無入得乎二十六年衛侯入襄二十七年左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

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且鱣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晉不託於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其事昭吾所以出也則明已出欲仕將誰愬乎無所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終身公喪之如稅也即總服服喪服總裳縷細布希非五

故特為終身獻公尋薨公與免餘邑六十辭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大叔不貳能贊佐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昭二十年左傳齊

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也公為驂乘焉為公

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言子借我故不吾遠也公孟親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

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終竟事子而歸

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衛公在平壽衛下公孟有事祭於蓋獲衛郭之門外齊氏

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斲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良門衛門

入公南楚驂乘公載實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馬路遂從從公過齊氏齊

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驂乘公遂出公如死鳥衛地析朱鉏成子黑宵從實出徒行

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宮子北宮喜渠子為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

伐齊氏戚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賜北宮喜謚

曰貞子戚齊賜析朱鉏謚曰成子皆從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哀十五

年左傳衛孔圉子孔文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閏月良夫孔氏之豎與大子入迫孔悝

于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遂劫以登臺樂寧孔氏將飲酒多未熟聞亂使告季子

子路也為名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行將食多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衛大夫

弟子將出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子羔曰弗及政不不踐其難季

子曰食焉謂食孔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曰無入為也言

已出無孫敢也季子曰是公孫也言此公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既求其利祿又逃

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

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即孔悝若燔燒所居臺大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釐二子蒯敵也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說蘧

瑗蘧伯史狗史朝之史鮪史公子荆字南公叔發公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

昭十五年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胡氏曰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宣十一年經杜註二子公孫寧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讐十年夏微舒弑君二

子奔楚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

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殺梁曰莒無大夫莒已姓東夷本微而曰公子意恢意恢也國小國無大夫也

僖四年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男而以侯禮也得賞功之禮齊侯以諸侯禮加等禮也之師侵蔡遂伐楚使屈完

如師屈完及諸侯盟○宣二年殺梁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止以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

僖二年左傳註宮之奇虞忠臣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紀侯賢而齊侯襄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

使小人加乎君子曰大去者若進止在已非齊所得戚

宣十一年楚子莊入陳胡氏曰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殺陳夏故特從

末戚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也○莊十八年左傳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

文禦之大敗於津楚地還鬻拳關楚大弗納志使別立功遂伐黃嬴姓敗黃師于涿陵

黃地楚子感還及湫城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名地亦自殺也而葬於

其忠遂伐黃國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非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經皇冢前關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以示劫君之罪楚人以為大閹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刖不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以示劫君之罪楚人以為大閹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刖不

門校謂之大伯使其後孫掌之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

不忘納君於善刑其足猶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鬻拳所為非人臣之○莊三

十年左傳申公鬪班申楚縣也楚殺子元鬪殺於菟子為令尹自毀滅其家以紓

楚國之難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宜四年其孫箴尹名克黃般子揚子文之

子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王辭子揚而殺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子越以

越即子越子良生子越叔子文子良之兄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子越以

文上楚子與若敖氏戰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言君命使齊不歸獨

誰受之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人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王莊

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復其所任○僖二十三年左傳楚

成得臣子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縣夷一名城頓國而還子文以為之

功使為令尹使代已為令尹○僖四年穀梁傳註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

完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却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文十六年左傳註

楚有謀臣為賈潘元子越子貝所以典○宣十一年左傳註叔敖孫能使民宣十二年隨武

子士曰萬敖孫叔敖為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樂武子樂書曰師叔潘楚之崇也為楚人所崇貴

○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公羊曰大大者大其仁恩也其平乎已已已二大夫也也莊王圍宋使

司馬子反乘埋埋距埋上城具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埋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善甚矣憊雖然吾

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荷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

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引師而去之○成二年左傳楚之

討陳夏氏也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申公巫臣申縣公曰不可君名諸侯

侯伐以討罪也徵舒弑君之罪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巫臣使道焉曰歸道夏姬使歸鄭吾聘

女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聘夏姬及共王莊王即位使屈巫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

行及鄭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賂晉禁錮巫臣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勿納夏姬以貪女色則為忠謀忠社稷之固也社稷所由安固所蓋多矣諫君之忠足以

蓋覆其滔奔之罪多矣○成九年左傳晉侯景公觀于軍府見鍾儀七年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囚鄭公鍾儀獻諸晉軍

府軍藏府也鍾儀楚鄭縣大夫問之曰南冠楚冠而縶拘執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

解解之之召而弔之弔其被囚問其族對曰泠人樂官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

二事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音公曰君王共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圍閼

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令尹子重而夕于側司馬子反也不知其他公語

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父祖之本業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風土之舊

俗稱大子抑無私也合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晉君也不肯本仁也愛親之仁

不忘舊信也安土之信無私忠也無所私黨是為盡已之忠尊君敏也達也尊若甲臣是仁以接事接事

故應接事物信不可易故忠以成之忠無所偏故敏以行之敏無不達故當以仁為主信而守之忠以成之以忠而成之敏以行之以敏而行之

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襄三年左氏曰鄧廖

楚之良也○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司馬公子午也必滅郢建郢都

未有城郢公子嬰公子儀因築城為亂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生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襄二十五年左傳楚遠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

令尹子木建伐之八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以與為掩子馮之子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襄二十七年左傳楚遠罷令尹

子如晉蒞盟晉侯平享之將出賦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為君牧 襄三十年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平曰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昭元年左傳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在襄二楚人得志謂先于晉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

謂衷而駕猶陵焉○昭八年左傳楚使穿封戌為陳公滅陳為縣使曰城麇之役

十六年不諂戌與靈王侍飲酒於王靈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謂為女其辟

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若蚤知靈王臣必致死禮以息也寧靜楚必為郊教蓋臣

以寧息楚○昭十二年左傳析父僕析父謂子革右尹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昭

十三年左傳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王公順水將欲入鄢順漢水平尹

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鄢王於執王弟誅惠執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

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過諸棘里闔門也以歸夏五月癸亥王溢于芊尹申亥氏癸亥五

六月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昭十四年左傳楚令尹子旗即蔓有德於王

有佐立之德於平王不知度國家之法度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平殺鬬成然使鬬辛

之子師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昭十五年左傳註朝吳蔡大夫聲子有功於楚平王

昭二十一年左傳無極費無曰奢伍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名之彼奢

子仁仁受必來不然將為患王平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之長子為謂其

弟員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及我我能死爾能報開免父之命不可以莫

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不失度功而行仁也員不失

仁者貴擇任而往知也擇能任報仇而獨知死不辟勇也尚不失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

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比之相從俱奔俱○昭二十七年左傳無極

費譖卻宛令尹各鄢將師而告之遂令攻卻氏令尹炮之炮燔卻宛盡滅卻氏之族黨殺

陽令終陽句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楚大夫皆皆及其子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鄢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懲位在位無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衆

不附恐生他變此危道也○定四年左傳冬蔡侯昭吳子闔唐侯伐楚三戰子常知不可莫不欲

奔史皇楚大曰安求其事楚國安寧則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將入何國子必死之十

一月庚午二師吳楚陳于柏舉楚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戰死吳從楚師又敗之五戰及郢楚都楚子昭王取其妹季芊尹我以出涉睢水鍼尹

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左司馬沈尹敗吳帥于淮

濫傷身被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若戰死誰能吳句卑吳人為曰臣賤可乎我賤人

司馬曰我實失子夫不知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司馬

已死到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雲夢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楚大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

以背受戈故鄭公辛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平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必犯是余將殺女

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

結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吳人乃退鑪

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

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

胥楚大友其亡也仇員出奔吳謂申包胥曰我必復也報也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能復

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楚子入于郢吳師賞鬪辛

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七子皆從王子西曰請舍懷

也以初謀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

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

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楚邑也

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復國有賢臣也哀十八年王惠王

立國牌洩以保安道路人子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柘舉之敗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

子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定六年左傳吳

大子終纍闔廬子敗楚舟師子期又以陵師陸軍以上文有舟敗于繁揚令尹子

西平王之喜曰乃今可為矣知懼而於是乎遷郢於郢改郢為郢故而改紀其政以

長庶後可治於郢曰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

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哀十六年左傳楚太子建之過讒也

在昭十九年

又辟華氏之亂于

鄭

在昭十年

鄭人殺子大

即建也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

許之未起師

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

曰王

惠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曰不可得也

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

宜僚

勇士居市之南

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

亂辭

宜僚辭距之

承之以劍不動

按劍指其喉

勝曰不為利語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

去之白公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

葉公

公子高沈諸梁

在蔡聞其殺

齊管修

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

也而後入

聞其殺賢知其可討

白公以王如高府

楚別府

圍公陽

負王

穴高府之宮而負惠王

以如昭夫人

王母越女

之宮葉公亦至及壯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

人望若如望慈

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肖乃肖而進又遇

一人曰君胡肖

國人望君如望歲年穀焉日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表君以狗

告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表君以狗告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也民知

胄而進

言葉公得民心

過歲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

欲與白公并

子高曰微二子

子西子期

者楚不國

矣

柏舉之敗二子功多

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謚○

哀十七年左氏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于汝

開封畛汝水

○襄二十六年左傳註晉卿之賢不如楚鄉之賢

文十三年左傳註秦康公不肯指河之誓歸士會妻子于晉○僖三十二年左傳祀

子自鄭使告于秦

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

秦大夫

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

必知

勤勞而無所得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

秦師既知其所欲為之事鄭國必得而知之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秦兵

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

呼孟

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合手矣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人生上壽百二十年

中壽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已拱死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大焉其南陵夏后

將至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大焉其南陵夏后

車夏祭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必死是

間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天與我以勝遂發命遽與姜戎以傳車起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請三帥孟明公許之秦伯穆

服郊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降違蹇叔違棄蹇叔以辱二三子致三帥困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不廢孟明之師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背掩大德三帥皆賢吾

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文元年左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寡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

政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秦師敗績秦伯穆猶用孟明不以孟明再

為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

德不可當也詩大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孟明念之矣念德

不怠其可敵乎三年秦伯穆伐晉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人不出

自茅津濟封埋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

之周也不偏以一與人之黨無二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解也能懼思也知懼于

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國曰于以采芣于沼方者于小者于

以用之公侯之事沼注之藜至薄猶采以共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天孟明

有焉詩大詒厥孫謀以燕安翼成子詩大雅言子桑子桑有焉○文十二年左傳

秦伯穆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不欲與秦為對曰不腆厚敝器不足

辭也主人襄三辭賔西乞術仲答曰寡君願微要福于周公魯公伯以事君不腆先君之

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以圭璋為要結好命要約交結二所以藉

寡君之命藉薦也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賄贈之○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秦穆卒以子車秦大夫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從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君子曰秦

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終以殉葬是棄民之望先王違世猶詒之法違棄世故猶作

法以遺子孫而况奪之善人乎詩大雅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

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

襄二十九年左傳杜註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

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公羊曰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又闔廬子光也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

殺為仁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

昭二十七年左傳註壽夢生四子而季札賢哀十年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

季子救陳延陵州來皆季札邑故曰延州來謂子期曰二君吳楚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以成子期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襄三十一年左傳吳子夷昧一使屈狐

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定四年胡氏曰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

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玉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

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

桓六年左傳楚武王侵隨漢東姬姓國使薳章楚大夫求成焉先求成於隨軍於瑕隨地以待之待

之隨人使少師大董正成二國鬬伯比楚大夫言於楚子曰少師侈素自侈大請羸弱師以

張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以張大少師之心使忽楚熊率且比楚大夫曰季梁隨賢臣在何盍鬬伯比曰以為後

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自若楚自若

以來方強盛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有大淫虛所謂道忠

於民而信於神也盡心為民誠實事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大史大史皆主祭正辭信也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

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牛羊牲完全

肥脂脂亦菜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養人

就之成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大肥脂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蠱也謂其備脂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脂其實皆當兼此

毛無疥癬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不奪農時春夏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言有加善敬謹之旨酒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馨馨香之香無譏慮也此言牲俎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上故務其三時以

下言先成修其五教杜註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林註親其九族謂外祖父外

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致其禮祭此言後致力於神之事於是乎民和

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民饑而鬼神乏而鬼神乏鬼神無主君雖獨豐

於事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親睦漢東諸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

楚不敢伐積也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

僖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積也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

也功近而德遠矣伐衛功近耳夷狄而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夷狄不日其日潞子

嬰兒賢也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相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

之目晉侯景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雋有才藝勝伯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潞賢而奪黎地黎侯三

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夫恃才與眾亡

之道也自紂用之故戒晉侯從之

文十八年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蒼舒隤攷擣戴大臨危降庭

堅即皋仲容叔達即垂益禹聖廣淵深明允信篤厚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和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即稷

虎熊羆忠肅敬共懿美宣編慈惠和中節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善此十六族也世濟其

美濟成不隕隊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以揆百事揆

百工之事莫不時序一時得其次地平天成成亦平也水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既平天道亦成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弟共子孝內諸

慎徽美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八元夏平外夷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功曰賓于四門關四門達四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去四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

而為天子

昭二十九年左傳少皞金天氏有四叔曰重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使

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少皞之號

北此其三祀也四子濟成少皞之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火正共工氏在大皞後神

官者有子曰句龍為后土能平水土故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有烈山

氏神農世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祀周棄亦為稷湯既勝夏廢

之自商以來祀之

